

孟子

冊中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注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也

孟子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

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

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

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

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

是而非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

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之

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

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

愚本同一性前言已

盡無復有他說也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

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

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

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

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

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今滕絕長

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

厥疾不瘳

命篇瞑眩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

愚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

然獸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間。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

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

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然友之

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音齊

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

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

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

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屨也。屨布也。紆。縗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

葬。乃疏食。此古今禮也。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

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

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

曰。吾有所受之也。之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

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

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

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謂然友曰。吾他日未

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



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

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

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

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又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歆川悅反○

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歆

字通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然

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

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

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

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喪。惻隱之  
○林氏曰。孟子之疑。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  
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而初未嘗亡也。唯  
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唯  
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其父兄百官皆  
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  
不敢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  
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  
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  
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滕文公問爲國。以禮  
然者。人性之善。豈不期然而然哉。

滕文公問孟子至。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

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

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

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知此者。蓋以民之爲道也。有

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僻邪

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

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陽虎曰。爲富

不仁矣。爲仁不富矣。陽虎曰。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

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夏后氏五十而

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

者徹也。助者藉也。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

時一夫授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地。畫爲九區。

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入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



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致。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又輕於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畝。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今或音普覓反者非養去

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擁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

以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

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

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

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

定業而上下相安者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

也故下文遂言助法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

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于付反○詩小

爾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

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

之也○引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

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

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老爲

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

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

爲王者師也。滕國編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

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

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

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使畢戰問

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

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

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

可坐而定也。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

問其詳也井地卽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

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

以兼井故井地有不鉤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汗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夫滕壤地褊小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

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闕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

者是以不可分田制祿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

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周所謂徹法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

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一矣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

畝也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

耳備餘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第是

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

野之田。以厚野人也。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

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也。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

防寇盜也。守望。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

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

人也。周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

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

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

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

則在君與子矣。此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概。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



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  
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  
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  
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能刑一人。而可復所  
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  
驗之。一公家之賦役。退以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  
上不失公。鄉方與學者議。以其私正經界。一方宅畫。  
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末。足以  
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以  
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  
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  
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有爲神  
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  
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

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衣去聲。捆音閫。○神農炎帝神農氏。



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

之井服也。捆扣。塚之欲其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

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陳良

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

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

也。其柄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

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

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

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饗音雍。飧音孫。惡平聲。○饗飧音孫。惡

也。朝曰饗。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甑。然火也。鐵耜屬也。此

語入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

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

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

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

陶治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

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

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

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

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

息也。治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公

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

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

非所以相病也。治天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

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暘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

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